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七十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九回　薛文龍悔娶河東吼　賈迎春悞嫁中山狼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玉纔祭完了晴雯，只　　花陰中有個人聲，倒嚇了一跳。細看不是別人，却是黛玉，滿面含笑，口内說道：「好新奇的　　文！可與《曹娥碑》並傳了。」寶玉　　了，不　　紅了臉，笑答道：「我想着世上這些祭文，都過於熟爛了，所以改個新樣。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兒，誰知被你聽見了。有什麽大使不得的，何不改削改削。」

黛玉道：「原稿在那裡？倒要細細的看看。長篇大論，不知說的是什麽，只　　見中間兩句，什麽『紅綃帳裡，公子情深。黃土隴中，女兒命薄』。這一聯意思却好，只是『紅綃帳裡』未免俗濫些。放着現成的真事，爲什麽不用？」寶玉忙問：「什麽現成的真事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偺們如今都係霞彩紗糊的牕屜，何不說『茜紗窻下，公子多情』呢？」寶玉聽了，不禁跌足笑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到底是你想得出，說得出。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好事儘多，只是我們愚人想不出来罷了。但只一件，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，却是你在這裡住着還可已，我寔不敢當。」說着，又連說「不敢」。

黛玉笑道：「何妨。我的　　卽可爲你之窻，何必如此分晰，也太生疎了。古人異姓陌路，尙然『肥馬輕裘，敝之無憾』，何况偺們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論交道，不在肥馬輕裘，卽黃金白璧，亦不當錙銖較量。倒是這唐突閨閣上頭，　　萬萬使不得的。如今我索性將『公子』『女兒』改去，竟算是你誄他的倒妙。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　　，所以寧可　　了這

一篇文，萬不可　　這『茜紗』新句。莫若改作『茜紗牕下，小姐多情。黃土隴中，丫嬛薄命』。如此一改，雖與我不涉，我也愜懷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他又不是我的丫頭，何用此語。况且『小姐』『丫嬛』，亦不典雅。等得紫鵑死了，我再如此說，還不箄遲。」寶玉聽了忙笑道：「這是何苦，又咒他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是你要咒的，並不是我說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又有了，這一改可極妥當了。莫若說：『茜紗牕下，我本無緣。黃土隴中，卿何薄命』。」

黛玉聽了，斗然變色，雖有無限狐疑，外面　　不肯露出，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，說：「果然改得好。再不必亂改了，快去幹正經事罷。剛纔太太打發人叫你，說明兒一早過大舅母那邊去。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準了，所以叫你們過去呢。」寶玉拍手道：「何必如此忙？我身上也不大好，明兒還未必能去呢。」黛玉道：「又來了！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。一年大，二年小，……」一面說話，一面咳　　起來。寶玉忙道：「這裡風冷，偺們只顧站着，凉着了可不是頑的，快回去罷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家去歇息了，明兒再見罷。」說着，便自取路去了。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，忽想起黛玉無人隨伴，忙命小丫頭子跟送回去。自己到了怡紅院中，果有王夫人打發嬤嬤們來，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這邊來，與方纔黛玉之言相對。

原來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家了。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，祖上係軍官出身，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，箄來亦係至交。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，現襲指揮之職，此人名喚孫紹祖，生得相貌魁梧，體格健壯，弓馬嫻熟，應酬權變，年紀未滿三十，且又家資饒富，現在兵部候缺題陞。因未曾娶妻，賈赦見是世交子侄，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，遂擇爲東床姣壻。亦曾回明賈母，賈母心中　　不十分願意，但想兒女之事，自有天意，况且他親父主張，何必出頭多事？因此，只說「知道了」三字，餘不多及。賈政又深惡孫家，雖是世交，不過是他祖父當日希　　榮寧之勢，有不能了結之事，挽拜在門下的，並非詩禮名族之裔。因此，倒勸諫過兩次，無奈賈赦不聽，也只得罷了。

寶玉　　未曾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，次日只得過去，聊以塞責。只聽見那娶親的日子甚近，不過今年，就要過門的。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，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，越發掃興，每每痴痴呆呆的，不知作何消遣。又聽說要陪四個丫頭過去，更又跌足道：「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淨人了！」因此，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，徘徊瞻顧，見其軒窻寂寞，屏帳翛然，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。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，也都覺搖搖落落，似有追憶故人之態，迥非素常逞妍鬥色可比。所以情不自禁，乃信口吟成一歌曰：

池塘一夜秋風冷，吹散芰荷紅玉影。

蓼花菱葉不勝悲，重露繁霜壓纖梗。

不聞永晝敲棋聲，燕泥點點汚棋枰。

古人惜別憐朋友，况我今當手足情！

寶玉方纔吟罷，忽聞背後有人笑道：「你又發什麽獃呢？」寶玉回頭忙看是誰，原来是香菱。寶玉忙轉身笑問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這會子跑到這裡來做什麼？許多日子也不進來逛逛。」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何曾不要來。如今你哥哥回來了，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。纔剛我們太太使人找你鳳姐姐去，竟没有找着，說往園子裡来了。我聽見這個話，我就討了這個差，進來找他。遇見他的丫頭，說在稻香村呢，如今我往稻香村去，誰知又遇見了你。我還要問你，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？怎麽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没了，到底是什麽病？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！你瞧瞧，這地方一時間就空落落的了。」

寶玉只有一味答應。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。香菱道：「此刻竟不能，等找着璉二奶奶，說完了正經事再来。」寶玉道：「什麽正經事，這般忙？」香菱道：「爲你哥哥娶嫂子的事，所以要　　。」寶玉道：「正是。說的到底是那一家的？只聽見吵嚷了這半年，今兒又說張家的好，明兒又要李家的，後兒又議論王家的。這些人家的女兒，他也不知造了什麽罪，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。」香菱道：「如今定了，可以不用拉扯別家了。」寶玉忙問道：「定了誰家的？」香菱道：「因你哥哥上次出門時，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。這門親原是老親，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部掛名行商，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。前日說起來時，你們兩府都也知道的。合京城裡，上至王侯，下至買賣人，都稱他家是『桂花夏家』。」寶玉忙笑道：「如何又稱爲『桂花夏家』？」香菱道：「本姓夏，非常的富貴。其餘田地不用說，单有幾十頃地種着桂花。凡這長安，那城裡城外桂花局，俱是他家的。連宫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，因此纔有這個混號。如今太爺也没了，只有老奶奶帶着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，也並没有哥兒弟兄，可惜他竟一門盡絶了後。」

寶玉忙道：「偺們也别　　他絶後不絶後，只是這姑娘可好？你們大爺怎麽就中意了？」香菱笑道：「一則是天緣，二來是『情人眼裡出西施』。當年時又通家來往，從小兒都在一處頑過。叙親是姑舅兄妹，又没嫌疑。雖離了這幾年，前兒一到他家，夏奶奶又是没兒子的，一見了你哥哥出落得這樣，又是哭，又是笑，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。又令他

兄妹相見，誰知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，在家裡也讀書寫字，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。連當舖裡老夥計們一羣人，遭擾了人家三四日。他們還留多住幾天，好容易苦辭，纔放囘家。你哥哥一進門，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太太去求親。我們太太原是見過的，又且門當戶對，也依了。和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，打發人去一說，就成了。只是娶的日子太急，所以我們忙亂得狠。我也巴不得早些過来，又添了一個做詩的人了。」寶玉冷笑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但只我倒替你擔心慮後呢。」香菱道：「這是什麽話？我倒不懂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有什麽不懂的，只怕再有個人来，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。」香菱　　了，不覺紅了臉，正色道：「這是怎麽說！素日偺們都是斯抬斯敬，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，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轉身走了。

寶玉見他這樣，便悵然如有所失，獃獃的站了半日，只得没精打彩，還入怡紅院來。一夜不曾安睡，種種不寧。次日便懶進飲食，身體發熱。也因近日抄揀大觀園、逐司棋、別迎春、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所致，兼以風寒外感，遂致成疾，卧床不起。賈母　　得如此，天天親來看視。王夫人心中自悔，不合因晴雯過于逼責了他。心中雖如此，臉上却不露出，只吩咐衆奶娘等好生服侍看守。一日兩次帶進醫生來胗脉下藥。一月之後，方纔漸漸的痊愈。好生保養過百日，方許動葷腥油麵，方可出門行走。這百日内，院門前皆不許到，只在房中頑笑。四五十日後，就把他拘的火星亂迸，那裡忍耐得住。雖百般設法，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，也只得罷了。因此，和些丫　　們無所不至，恣意耍笑。又聽得薛蟠那裡擺酒唱戲，熱鬧非常，已娶親入門。聞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，也畧通文翰，寶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纔好。

再過些時，又聞得迎春出了閣。寶玉思及當時姊妹，耳髻斯磨，從今一別，縱得相逢，必不得似先前這等親熱了。眼前又不能去一望，真令人凄惶不盡。少不得潛心忍耐，暫同這些丫嬛們厮鬧釋悶，幸免賈政責脩逼迫讀書之難。這百日内，只不曾拆毀了怡紅院，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，凡世上所無之事，都頑耍出來，如今且不消細說。

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，自爲寶玉有意唐突，「從此倒要遠避他些纔好。」因此，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。日日忙亂着，薛蟠娶過親，自爲得了護身符，自己身上分去責任，到底比這樣安靜些。二則又知是個有才有貌的佳人，自然是典雅和平的。因此，心中盼過門的日子，比薛蟠還急十倍。好容易盼得一日娶過了門，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。

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，生得亦頗有姿色，亦頗識得幾個字。若論心中的邱壑涇

渭，頗步熙鳳的後塵。只吃虧了一件，從小時，父親去世的早，又無同胞兄弟，寡母獨守此女，嬌養溺愛，不啻珍寶，凡女兒一舉一動，他母親皆百依百順，因此未免釀成個盜跖的情性。自己尊若菩薩，他人穢如糞土。外具花柳之姿，內秉風雷之性。在家中和丫嬛們使性賭氣、輕罵重打的。今日出了閣，自爲要作當家的奶奶，比不得做女兒時腼腆温柔，須要拿出威風來，纔鈐壓得住人。况且見薛蟠氣質剛硬，舉止驕奢，若不趁熱竈一氣炮製，將來必不能自竪旗幟矣。又見有香菱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，越發添了「宋太祖滅南唐」之意。因他家多桂花，他小名就叫做金桂。他在家時，不許人口中帶出「金」「桂」二字來，凡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，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纔罷。他因想「桂花」二字是禁止不住的，須得另換一名，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，便將桂花改爲「嫦娥花」，又寓自己身分如此。

薛蟠本是個憐新　　舊的人，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，如今得了這一個妻子，正在新鮮興頭上，凡事未免儘讓他些。那夏金桂見是這般形景，便也試着一步　　似一步。一月之中，二人氣概都還相平。至兩月之後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的低矮了下去。一日，薛蟠的酒後，不知要行何事，先與金桂商議，金桂執意不從。薛蟠便忍不住，便發了幾句話，賭氣自行了。金桂便哭的如醉人一般，茶湯不進，粧起病來，請醫療治。醫生又說：「氣血相逆，當進寬胸順氣之劑。」薛姨媽恨得罵了薛蟠一頓，說：「如今娶了親，眼前抱兒子了，還是這樣胡鬧！人家鳳凰似的，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，比花朵兒還輕巧，原看的你是個人物，纔給你做老婆。你不說　　了心，安分守己，一心一計，和和氣氣的過日子，還是這樣胡鬧，喝了黃湯，折磨人家。這會子花錢吃藥白遭心！」一夕話，說得薛蟠後悔不迭，反來安慰金桂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，越發得了意，更粧出些張致來，不理薛蟠。薛蟠没了主意，惟有自軟而已。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，纔漸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。自此，便加一倍小心，氣槩不免又矮了半截下來。

那金桂見丈夫旂旛漸倒，婆婆良善，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。先時不過挾制薛蟠，後来姣作媚，將及薛姨媽，後將至寶釵。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，每每隨机應變，暗以言語弹壓其志。金桂知其不可犯，便欲尋　　，苦得無　　可乘，倒只好曲意俯就。一日，金桂無事，因和香菱閑談，問香菱家鄉父母。香菱皆答忘記，金桂便不悅，說有意欺瞞了他。因問：「『香菱』二字是誰起的？」香菱便答道：「姑娘起的。」金桂冷笑道：「人人都說姑娘通，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。」香菱忙笑：「奶奶若說姑娘不通，奶奶没合姑娘講究過。說起來，咱各抄本均作：我們姑娘的學問，連偺們姨老爺常時還誇的呢！」欲知香菱說出何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